

生态

SHENG TAI

NV XING ZHU YI YAN JIU

# 女性主义研究

赵媛媛●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 生态女性主义研究

赵媛媛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态女性主义研究 / 赵媛媛著.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2.3

ISBN 978-7-206-08499-7

I. ①生…

II. ①赵…

III. ①妇女学—研究

IV. ①C913.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27833 号

## 生态女性主义研究

著 者:赵媛媛

责任编辑:杨立云 赵秋实 封面设计:孙浩瀚 责任校对:硕果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制 版:吉林人民出版社图文设计印务中心

印 刷:吉林省海德堡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8 字 数:200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08499-7

版 次: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0.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导 读

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是当代西方由生态主义与女性主义结合而成的主动适应社会变革需求的文化思潮。它尝试寻求普遍存在于社会中的贬低女性与贬低自然之间的特殊关系，反对在父权制世界观和二元式思维方式统治下对女性与自然界的压迫，倡导建立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新型关系。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生态女性主义在西方女性主义、环境哲学和环境伦理学中已经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生态女性主义关注对女性统治和对自然统治之间的关系。本书首先论述了生态女性主义的基本概念，阐述了生态女性主义的产生及发展，并指出生态女性主义思潮包含诸多流派，它们在相互批判中得到了共同发展，并在共同关注生态环境这一目标之下展示了极具不同的特色。

作为一种注重多元化、倡导差异性的全新理论，笔者在阐述生态女性主义基本概念的基础上有必要深入挖掘生态女性主义的三大基础：哲学基础、伦理价值基础和实践基础（实践观），这三大层面的基础研究不仅打通了生态女性主义发展的脉络，而且为我们找到了生态女性主义每一层面建构的“精髓”——在批判二元论与机

械主义的基础上建构新的有机整体观、以女性主义关怀伦理为基础建构生态女性主义关怀的环境伦理学、在质疑西方传统发展观过程中构建关注第三世界的新的发展观。

生态女性主义纵向上的理论挖掘本身不是最终目的，而是在挖掘的基础上进行横向的扩展研究。作为环境哲学的新兴思潮，生态女性主义的研究应该被置于大的环境哲学背景下，即在横向上与其他环境哲学思潮进行比较，探讨其与深层生态学（哲学层面）、生物中心主义（伦理价值层面）、“环境正义”论（实践层面）之间的联系性，使生态女性主义与上述三者之间在互相演进中产生互动，从而借助其他环境哲学思潮对生态女性主义做出客观的评价与反思：即生态女性主义对其他环境哲学思潮的超越以及它的理论困境。最后，在结论中力图对生态女性主义做出客观的评价，挖掘其意义、指出其问题，并希望其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沟通与交流，这源于二者内在的相通性，从而开展我国生态女性主义的本土化研究。

生态危机是当今世界面临的重要问题，生态女性主义为我们对生态危机的解决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它从自然与女性相结合的角度告诉我们：环境问题与女性问题不是孤立的，我们应该立足于一种新的发展观，把两者以及诸多社会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缓解环境问题对社会所造成的压力，从而为现代环境哲学的发展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 前 言

20 世纪的环境在人们的心中投下了这样几幅图景：天幕衬托下冒着滚滚黑烟的烟囱；骇人听闻的八大公害事件；臭氧层空洞、温室效应、土地荒漠化、酸雨等现象的出现。20 世纪的人类在享受科技进步营造的舒适生活环境时，并没有及时意识到所付出的生态代价，结果是人类被迫面对日趋严重的环境污染和地球生态危机。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应该是怎样一种关系？人类能把自然看做自己的附属品吗？对人类与环境之间关系的重新考虑是 21 世纪人类文明最重要的发现之一。

—

20 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空前凸显，作为探讨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思想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国际影响力。由于专业的关系，10 年前笔者开始接触生态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为什么要把生态主义和女性主义结合起来？从字面上看生态主义和女性主义是属于两个不同的理论

视域，或者说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叙事方式。这两种看起来似乎没有任何关系的理论为什么会走到一起呢？带着这一困惑，我进入到这个全新的领域当中。

生态女性主义是在下列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第一，女性主义的发展。

从历史上看，生态女性主义思潮是在女性主义运动的三次浪潮中逐步发展和完善起来的。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女性主义运动经历了第一次浪潮。这次浪潮以自由女性主义（Liberal Feminism）为特征，寻求结束对女性的歧视并要求男女公平，它的生态学含义可表达为：只有当女性像男性一样成为自然的压迫者时，她才能不像自然那样被压迫。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这次浪潮以某些女性主义者的“不严格的反叛”为特征，以他们的观点要鼓励和推崇与众不同的女性观点，所以人们把这次浪潮称之为激进的女性主义（Radical Feminism）。继两次浪潮之后，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女性主义运动经历了第三次浪潮。从思想上分析，如果说第一次浪潮是自由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是激进女性主义，那么第三次浪潮可以称为自然女性主义（Natural Feminism），它既继承了过去的理论思想，又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除了致力于社会改革之外，它还把政治运动扩大到知识领域，从各种角度研究女性本性和男性本性的差别，探讨女性角色、女性价值，并进而对造成歧视女性、压迫女性的父权制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 and 批判。生态女性主义是女性主义第三次浪潮发展中的显著代表，它把女性问题与生态问题相结合，从一种全新的视角发展了女性主义理论，同时关注了世界范围的环境问题。

第二，环境问题的凸显。

生态女性主义的产生与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有关。20世纪60年代，美国女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 1907—1964）出版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 1962）一书拉开了当代环境运动的序幕。在书中，卡逊描述了农药 DDT 及其他杀虫剂的使用对环境所产生的破坏性影响，她对人类“控制自然”提出质疑。该书出版后遭到各方面的冷嘲热讽：来自官员的、实业家的、有背景的专业人士的……，她本人也受到极大的污蔑，两年后，她在孤独甚至绝望中死去。但卡逊女士用她描述的《寂静的春天》把全球凸显的环境问题带入人们的视野。12年后，美国学者巴里·康芒纳（Barry Commoner, 1917）《封闭的循环》（*The Closing Circle*, 1974）一书出版，他更多地寻找机会和事实以探索现实生态危机背后的东西——人和自然之间存在着一个重要的联系——技术，而不考虑生态要求的技术肯定是失败的，对此负责的只能是人：环境问题的出现是人的自然观、价值观出了问题，如果人类以物质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去利用资源，注定会彻底失败。这两本著作成为当代西方环境主义运动的肇始及其最初的精神资源和知识基础。随后，更多的环境主义者开始主张人应该尊重自然，由于思想的不同，他们尊重自然的理由存在差异。生态主义就在这些理论的差异中蓬勃地开展起来了。同时，人类的存在和发展本身遇到巨大的挑战，大量物种灭绝、森林资源迅速减少、空气污染、水质恶化、生态平衡受到破坏，人的生存直接受到威胁。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当代的一个突出问题，摆在整个人类的面前。它既成为一个社会实践的难点，也成为文化理论中的一个热点。

第三，女性主义思想家对生态问题的关注。

面对工业文明引发的环境危机，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者开始关注环境问题。环境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女性主义的议题，因为无论是从生理上还是文化上来看，女性与自然都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在这样的背景下，生态思想和女性主义思想的结合也就顺理成章了。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弗朗索瓦·德·埃奥博尼（Francoise d'Eaubonne, 1920—2005）在1974年第一次提出了“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术语。

随后生态女性主义研究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1980年在马塞诸萨州召开主题为“女性和地球上的生命：20世纪80年代的生态女性主义”的研讨会；1986年成立“女性——地球”女性主义和平研究所；1987年，全美生态女性主义会议召开；1991年12月，为了健康的地球世界女性议会成立，为1992年的世界环境发展大会准备了“妇女21世纪议程”；1992年3月召开中西部环境伦理学会议；1995年3月，“生态女性主义视野”学术研讨会召开。这些研讨会的召开重点探讨以下问题：（1）为什么环境哲学必须涵盖女性主义内容？（2）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是怎样的？（3）父权制社会的根源和实质是什么？（4）女性比男性更接近自然吗？（5）用“母亲”象征我们的地球是否恰当？（6）如何正确认识男人与女人、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生态女性主义学术研究的同时其还注重实践行动。1980年4月，由女性主义团体“反核蛤壳联盟”组织召开了有800多名女性参加的“女性与地球上的生命：80年代的生态女性主义会议”。同年11月，“反核蛤壳联盟”在美国五角大楼组织了由200名女性参加的静坐、示威、抗议活动，有多

人被捕。1980年抗议活动发表的“女性五角大楼抗议活动联合声明”是第一个“生态女性主义宣言”。这些实践运动与理论研究的结合，使生态女性主义突破了狭小的范围转而成为强劲的社会思潮。“环境问题就是一个女性问题”这一观点此后成为众多的生态女性主义者研究和实践的准则。

## 二

由于生态女性主义形成、发展的历史只有三十多年，因此以生态女性主义理论思想为研究对象的著作和论文非常有限，这给我们完整、准确地了解这一理论增加了难度。

相比较而言，国外对生态女性主义的研究较国内深刻透彻。国外关于生态女性主义的著作主要有[美]卡洛琳·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 1936)的《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The Death of Nature: Women, Ecology,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1980), [美]卡伦·J·沃伦(Karen. J. Warren, 1947)的论文《生态女性主义的权利与承诺》(The Power and Promise of Ecological Feminism, 1990)及专著《生态女性主义哲学——关于它是什么及为什么起作用的一种西方视角》(Ecofeminism Philosophies: a Western Perspective on What it is and Why it Matters, 2002), [美]查伦·斯普瑞特奈克(Charlene Spretnak, 1946)的《失落的早期希腊女神》(Lost Goddesses of Early Greece: A Collection of Pre-Hellenic Myths, 1978)和《真

实之复兴：极度现代的世界中的身体、自然和地方》(The Resurgence of the Real: Body, Nature, and Place in a Hypermodern World, 1997), [澳] 瓦尔·普鲁姆伍德 (Val Plumwood, 1939—2008, 这位澳大利亚的生态女性主义学者在2008年2月底因意外去世, 在此向她表示沉痛的哀悼) 的《女性主义与对自然的主宰》(Feminism and the Mastery of Nature, 1993), [德] 玛丽娅·米斯 (Maria Mies, 1931) 和 [印] 范达娜·席瓦 (Vandana Shiva, 1952) 的《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 1993), [美] 朱迪斯·勃朗特 (Judith Plant) 《治愈创伤：生态女性主义的承诺》(Healing the Wounds: The Promise of Ecofeminism, 1989), [美] 罗斯玛丽·卢瑟 (Rosemary Radford Ruther, 1936) 主编的《女性治愈地球：第三世界生态女性、女性主义与宗教》(Women Healing Earth: Third World Women on Ecology, Feminism, and Religion, 1996) 等等。

《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这本书是生态女性主义早期的经典代表性作品之一。作者麦茜特用性别的视角重新审视人们关于自然的概念的演变, 揭示人类怎样将自然概念化以及有机的自然观念如何转变为机械的、死寂的自然的过程, 从而找出人类“合理”地支配自然, 并导致了种种对生态和环境之破坏的根源。《自然之死》要颠覆的是“科学革命”以来的主流价值观, 揭开科学“父权制”神话的假定, 提醒人们注意到现代科学机械主义世界观一直都在行使对自然和女性的剥削, 麦茜特高举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旗帜: 即把对“自然歧视”与“性别歧视”联系起来, 并把它们置于社会政治、经济权力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考察, 把女性解放

同解决生态危机一并当做女性主义革命的奋斗目标。国内学者吴国盛等人已经翻译并出版此书，包括这本书在内的一系列绿色丛书的出版在国内掀起了一场注重环境保护的热潮。

美国生态女性主义者卡伦·J·沃伦 (Karen J. Warren) 出版了“生态女性主义的权利与承诺”和《生态女性主义哲学》等论文、专著。她在考察了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和人类对自然的统治之间的观念联系后，指出他们共同源于“父权制”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她关注的焦点是概念性问题与被压迫的他者：女性—他者—自然之间的联系，其贡献在于主要探讨男性统治女性、人类统治自然以及殖民、后殖民统治的同一性，即压迫性的父权制观念框架。这是一种包括等级制思维、价值二元论、统治逻辑在内的“压迫性的概念框架”，这种概念结构将个体特征确定为彼此之间在道德上有等级高低之分，并假定那些具有高级特征的类型应统治那些具有低级特征的类型，这样就证明了人类对非人类的自然统治的合理性。西方“父权制”文化中用来证明奴役自然和女性的合理性的统治逻辑，是建立在下列逻辑推论基础上的：(1) 人有能力有意识地改变自己生活的社会，而植物和岩石没有这种能力；(2) 无论是什么东西，只要有能力有意识地改变自己生活的社会，在道德上就要优于缺少这种能力的东西；(3) 因此，人在道德上优于植物和岩石；(4) 对任何 X 和 Y 来说，如果 X 在道德上优于 Y，X 对 Y 的统治就可以在道德上证明是正当的；(5) 因此，人对植物和岩石的统治可以在道德上证明是正当的。同样，在“父权制”文化中女人的性别统治遵循着同样的逻辑，(1) 女人被确认为自然和物质的领域，而男人被确认为“人类”和精神的领域；(2) 确认为自然和物质领

域的群体比确认为“人类”和精神领域的群体低劣；（3）所以女人比男人低劣；（4）对于任何 X 和 Y，如果 X 优越于 Y，那么 Y 就应从属于 X；（5）男人对女人的统治被证明是正当的。沃伦的这一观点是生态女性主义的重要思想之一，可以说是生态女性主义研究的基础性理论。

美国学者查伦·斯普瑞特奈克的《失落的早期希腊女神》和《真实之复兴：极度现代的世界中的身体、自然和地方》是生态女性主义研究的经典著作。《失落的早期希腊女神》主要探寻和挖掘了古希腊前奥林匹克时期的女神宗教，把地球上的万物生机看做出自一个有巨大生育力的女神（母亲神盖娅），通过复兴以女神为中心的古代仪式来颂扬女性与自然的关系。《真实之复兴：极度现代的世界中的身体、自然和地方》指出西方文化在贬低自然和贬低女性之间存在着某种历史的、象征的和政治的关系。斯普瑞特奈克对生态女性主义哲学基础的讨论，贯穿了一个追求“真实”的想法，而“真实”是用系统的、整体的、差异的、联系的、动态的、非线性的观点所看到的宇宙自然、人类以及包含了自然和人相互作用的整体。所谓“身体”指的是统一的身心；所谓“自然”指的不是科学上的理论体系或文化中所感知到的胁迫恐惧，而是我们的物理环境，它与我们的身体密不可分；所谓“地方”，指的是生物区域、是社区和个人得以舒展的物理场所。斯普瑞特奈克的这一思想是彻底的非二元论哲学。斯普瑞特奈克对生态女性主义的贡献与非二元论的倾向有充分阐释与认同，对女性与自然之间被贬低与双重压迫的联系有深入的阐述。正是有了这种哲学作基础，生态女性主义才能够获得所有积极的意义，对于斯普瑞特奈克的理论，国内张妮

妮、秦喜清等都发表了关于这方面思想的译文。

印度生态女性主义学者范达娜·席瓦是生态女性主义流派当中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她与德国学者玛丽娅·米斯合著《生态女性主义》。范达娜·席瓦是第三世界生态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她侧重研究第三世界经济发展中女性与自然界遭受的剥削和压迫，以印度为例来说明第三世界的女性在创造和维持生命方面和自然界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席瓦和米斯所著的《生态女性主义》当中，米斯和席瓦以其特有的生态女性主义观点对世界上流行的几乎所有重要的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都进行了分析，也进行了激烈批判。在论述当中，有许多地方能够引起我们思考，如作者对于第三世界女性和环境问题的独到理解，对于发展中国家普遍采用的“赶超式”发展战略的分析和批判等等。米斯和席瓦关于发展的论述在国内学者杨通进和肖巍的文章中都做过系统详实的论述。

澳大利亚生态女性主义者瓦尔·普鲁姆伍德（Val Plumwood）的《女性主义与对自然的主宰》进一步研究了压迫性的二元论的逻辑结构，指出正是古希腊以来形成的理性主义传统支撑了西方父权制的观念框架，最终导致了对女性及自然的压迫。她批判了西方以唯理性为尊的二元对立思维与机械论世界观，将传统女性主义关注性别压迫扩展到关注种族、阶级、自然压迫，发展成了生态女性主义，并探讨了生态女性主义的意义。

朱迪斯·勃朗特（Judith Plant）主编的《治愈创伤：生态女性主义的承诺》探讨了女性主义与生态学结合，主张用生态女性主义来变革、治愈破碎的文化与破裂的关系，期待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这个世界建立在爱而非恐惧基础之上，不是以自我利益而是以

愉快的不同经历为基础，不是金钱与物质至上，而是以真实的相互依赖的安全感为基础的社会，这种美好的观念对解救处于困顿中的人类无疑是一剂良方。另外，美国学者罗斯玛丽·卢瑟主编的《女性治愈地球：第三世界生态女性、女性主义与宗教》收集了拉丁美洲、亚洲、非洲女学者的论文，从生态、女性主义与宗教这三个维度探讨了第三世界女性在生态女性主义运动中的努力与成就，为促进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生态女性主义的交流与合作作出了重大贡献。当然国外还有许多论文专著，齐集在生态女性主义大伞下，许多学者观点不尽相同，呈现出多元理论格局。

我国对生态女性主义的研究与西方相比，起步较晚。最早对生态女性主义的关注源于1994年“中国文化书院绿色文化分院”（简称“自然之友”）的建立，他们首先提出应重视生态女性主义的研究。十几年来，我国学术界对生态女性主义研究总的来讲还处于引进和介绍国外研究成果阶段。其中有影响的介绍性成果包括：曹南燕、刘兵教授联名在《哲学研究》1996年第5期上发表的“生态女性主义及其意义”，关春玲在《国外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上发表的“西方生态女权主义研究综述”等。20世纪90年代后期，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绿色经典文库丛书，其中包括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巴巴拉·沃德的《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卡洛琳·麦茜特的《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等。这套丛书的出现，一方面说明了中国学术界已经开始关注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另一方面也说明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研究在我国还只是以介绍、引入为主。

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凸显，生态女性主义

渐渐被理论界重视起来。各种与生态女性主义相关的文章见于各种刊物和有关著作中。如余谋昌的《生态哲学》，吴小英的《科学、文化与性别——女性主义的诠释》，（美）罗斯玛丽·帕特南·童著、艾晓明等译的《女性主义思潮导论》，何怀宏的《生态伦理——精神资源与哲学基础》，李银河的《女性主义》，肖巍的《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等。当然在这些著作中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只是以章节形式出现。另外，最近又出现了两本新的关于生态女性主义研究的译著，瓦尔·普鲁姆伍德著、马天杰、李丽丽译的《女性主义与对自然的主宰》及苏珊·格里芬著、毛喻原译的《女人与自然：她内在的呼号》。纵观十几年来国内学者对生态女性主义的研究，主要经历以下两个阶段：

#### 第一，介绍与引入阶段。

1996年关春玲在《国外社会科学》第2期上发表了“西方生态女权主义研究综述”简介了西方生态女性主义，梳理了其主流派，在生态女性主义各流派研究中开创了国内研究的先河。而后《国外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将美国生态女性主义代表人物查伦·斯普瑞特奈克列为专题学术人物，翻译了她的“生态女权主义建设性的重大贡献”（秦熹清译）和“生态女权主义哲学中的彻底的非二元论”（张妮妮译）。这是国内研究生态女性主义重要的准备工作。不过从总体上看，我国生态女性主义研究相对来说较为薄弱，译著很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专著，只是在一些相关的著作中提到了生态女性主义，这一领域的拓展与深化仍有较大的理论空间。

#### 第二，发展阶段。

进入 21 世纪生态女性主义在我国的研究在不断扩展。韦清琦在《外国文学动态》2003 年第 4 期上发表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枝奇葩”一文；陈霞的“道教贵柔守雌女性观与生态女权思想”，载于《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0 年第 8 期；（美）罗斯玛丽·帕特南·童著、艾晓明等译的《女性主义思潮导论》；瓦尔·普鲁姆伍德著、马天杰、李丽丽译的《女性主义与对自然的主宰》；苏珊·格里芬著、毛喻原译的《女人与自然：她内在的呼号》；杨通进在《广东社会科学》2003 年第 4 期上发表了“生态女性主义：精神向度与社会向度”；台湾学者李慧利在《世界哲学》2004 年第 1 期发表了“儒学与生态女权主义”；金莉在《外国文学》2004 年第 5 期发表了“生态女权主义”等。

纵观以上的研究成果，目前对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缺乏横向、纵向深入的研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本系统研究生态女性主义的专著（译著除外）。笔者认为，像学者杨通进能够深入的挖掘生态女性主义的精神层面与社会层面的文章还不多见，目前的生态女性主义研究多半还停留在对理论的泛泛而论。当然发展的尝试也是有的，比如说把生态女性主义与儒学、道教思想等结合起来，但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过程中，由于对生态女性主义理论深层观点（哲学基础、伦理价值基础、实践基础）把握的不够，所以在结合的过程中很多提法又略显牵强。